



10061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昌黎集中不見與子厚論史書惟有答

劉秀才書其言為史非淺陋偷情者所得就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又言宰相憐其窮苟加一史職以榮之非必督責就功役又言賤不逆盛指且謀引去又言傳聞不同善惡事跡何所承受取信而可作傳記又言神鬼將不福人又言聖唐鉅跡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館中當有作者故子厚與之辨論以為不然云云後退之所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蓋亦其一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激之力也按元和八年六月退之為史館修撰今此書云正月其作於九年之春歟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見外集第二卷○昌黎之意只為褒貶足以取禍故巧為其說云云子厚攻之極得肯綮看他反覆橫說必勝故能奇肆有逸氣呂祖謙曰是一篇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諍臣論謝枋得曰理勝故令文公不復辨樓昉曰沈着痛快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茅坤曰柳文多雄辨而此篇尤其卓礫峭直處但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

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宐一日在館下安有撥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

固一本作故志上一有有

字若是上一有宐字。漢書掌故令史之屬應劭云掌故事也且退之以爲

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宐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無一者字。顧充曰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覆攻辨責得不可逃而步驟馳騁各自有法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息直其道道苟

直雖歿不可回也如同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請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歿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歿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了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一

三徑藏書

刑禍非所恐也

則有天刑一作必有天刑時下一無暗字。史佚周太史

也范曄字蔚宗刪無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漢書李陵降匈奴司馬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蠶室後遷發憤成史記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种兢競怒以事補固固歿獄中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歟譜於魏太武帝以爲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司馬遷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

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我我我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我我我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

文武事據韓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聖君賢相

文武之士則事當作士誠一作誠決必沈沒諸本皆作決必不沈沒於文義不洽一作未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必不沈沒此因決字而改之者翹按朱子注韓書引柳此文只作決必沈沒今從之磊音

音徹

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

所不遺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

不果甚可痛哉

議一作言行胡浪切

退之宐更思可爲

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

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

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感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厚子

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子厚所為狀具載之贊又載子厚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其益於各節多矣。哀感悲壯氣勁逸不可當。茅坤曰文自鏗鏘鼓舞。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

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

者一作有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皆一作誠。籍謂記錄也。

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

寇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

今所竊忝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

尉實跡參按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

以為偶一奮遂各無窮今大不然

寇古玩切。元和九

年御史中丞崔能來蒞永州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

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各未

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

論語匹夫

匹婦之為諒也諒信也。王世貞曰說得何等珍重。

史遷成述之復以

史道在職宦不苟過日時咎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鋼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成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宦使勿墜

史遷成一作太史遷成

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

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

差勝

且卽餘切。史記荆軻贊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

如是衛將軍傳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張良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春秋傳所謂傳信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一

三徑藏書

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

逸事有狀

谷梁傳莊公七年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答劉禹錫天論書

子厚嘗作天說禹錫以爲未盡作天說以

辨之故子厚反覆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自昭然餘詳於天說下劉禹錫論見唐文粹。子厚

亦發

亦發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

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及詳讀区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

得開下一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遺焉諄諄佐吾言

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

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

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

爲天邪爲人邪抑自生而植乎一無也爲天邪四字若

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

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疏之自爲

果疏癰痔之自爲癰痔艸木之自爲艸木邪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一三徑藏書

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

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邪疏果魯切詳見天說乎一作于子

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

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若下

如字。劉論云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交相勝耳又

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

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

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

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劉論

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
人之道在法制其用是非
凡子之辭枝

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

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

又下一有日字 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

勝也虞芮力窳也匡宋智窳也是非存亾皆

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

天理理為人理邪謬矣
莽蒼一作蒼蒼。劉論云夫旅者羣通乎

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

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

次乎邑郭求蔭乎華穰飽于餼牢必聖且賢

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一 三徑藏書

荀道乎虞芮雖蒼莽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

雖郭邑猶蒼莽然是一日之途于與人交相

勝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
劉論云夫

舟行乎滌淄伊洛者疾徐矣舍存乎人舟中

之人未嘗有言天者理明故也行乎江漢淮

海者疾徐矣舍不可得而必舟中 幽厲之云

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不足喻乎道
有皆字。劉論云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日稽
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由是而言
天預 子其熟之無美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
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
美餘侈獨所謂無形
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六曰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劉夢得集有與董生

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否

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

曰吾聞諸舉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

舉樸著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

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

語昔人之筮以爲證且曰余與董生

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又於

左傳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

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

著邪而才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

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

口舌爭持貌從者十一二人焉余獨

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

此夢得所言易大槩也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

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

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也

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

奇不亦可笑矣哉

行下孟切。此言董生言本畢中和和本其師一

行也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王恭馬嘉運補乾叶王談于志寧同撰易正

義十四卷韓氏謂韓康伯其師王弼補注

易上下經其繫辭說卦雍卦序卦康伯補成

之又載彌所作 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樸四

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
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
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
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
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
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
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
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
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一

三徑藏書

之也

鄭玄字康成作易注崇文總目云今僅
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

趣淵確本去
聖人未遠

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

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

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

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

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

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

曰孰與穎達若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

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僂乃卽其謬而承

之耆歟

一本異字下有說字。晉杜預字元凱注春秋左氏傳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顯曰

觀足下出入筮數攷校左氏今

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窺

管人書有不可耆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

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攷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

史年表有元洪者饒州刺史而時不可攷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

載其為饒州子厚此書所答元饒州未詳其人及後卷又有答元饒州論

政理書劉禹錫集亦有答元饒州書又皆不書其名無從核也。平鋪去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一

三徑藏書

麗整有法而詞極腴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

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

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

戎敗秦師于殺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

及亾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

而近乃出焉

一本亾友字在韓宣英上者誤裴封叔名瑾晉敗秦師于殺

事見僖公三十三年殺秦地今即函谷關在河南永寧縣北韓宣英各購元和十年自饒

州司馬名同與子厚例出為汀州刺史呂和叔名溫元和六年八月卒子厚有誄京

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徵指和叔處始見集注

恒願歸於陸先生之門

歸一作掃。韓泰字安平陸質一名淳嘗

著春秋徵指二篇集注二篇春秋辨疑七篇

及先生為給事中與

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卷始得執

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

易教誨見籠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郤

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

貞元二十年二月以質為給事中永貞元

年九月質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子厚為作墓表

復於叅友凌生處

盡得徵指辨疑集注等一通

微一本作宗。凌準字宗一元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和三年卒子厚有誌

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

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

其法耳

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大去者不反之辭紀侯以齊志欲并吞度

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弃去有季存鄫則非滅也故不書滅不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

奔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季經

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

禚音灼。姜氏事見莊公二年姜氏出奔

之後至此復會齊侯會非夫人

於楚人殺陳夏

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

舒諸本作書非是。夏徵舒事見宣公十一年殺徵舒討賊之辭且與同欲也

故云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云楚子公孫寧

儀行父春秋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

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禮

記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反覆甚喜若吾生

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

爲不遇也 則字下一 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

輒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

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

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

爲之辭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

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

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 左傳僖公十年經

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

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

克弒夷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

荀息歿之桓公二年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經書宋萬弒其

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與前書里克事書法皆
同 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
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
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

事有不合兒亦當指而致焉

鄭人來渝平見
隱公六年傳

更成也隱公為世子時為鄭所執逃歸怨鄭

至是宋有失辭之隙鄭因此而來經書渝平

傳曰更成渝即更之義成即平之訓謂變

其前日不平之心以為平而相為成結也

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稍陸

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

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

將來

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頴商臣

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頴稱君以見

其有君之尊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

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諒歿之

罪也啖啖助稱稱臣詳九卷陸先

生墓表陸即陸質也蕭張未詳

宗元始至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三徑藏書

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

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

孔跡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宜宗元再

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一本此書在
吳武陵書後

○溫字化光一字和叔元和三年十

月為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此書於

前作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炆足下近世之言理道

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

術則迂迴滌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
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遺甚者好怪
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
不可逐故遺不明于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峭七肖切覈下
革切泥乃計切

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

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遺真然而常欲
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
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遺之窟也而施
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十五

三徑藏書

之所得焉

漸將
廉切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危

好詭以反倫其遺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
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
信其實是聖人之遺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
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
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敕一本
作究

旣就累日

快怏然不喜以遺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
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遺者果可
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邪故

息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
化矣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

相之也類盧對切一本無別字令一作今一作輒相去聲往時致用

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

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管之為書者豈若

是撫前人邪撫之右切。李景儉字致用韋詞亦字致用撫捨也韋子

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

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

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三徑藏書

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歟則余之望乎世

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

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

憾而慝焉於化矣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余為是書一作吾為是書慝女六切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

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

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

遣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
然而輔時及物之遺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

後言而不支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邪泥乃

計切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

然後有助我之遺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

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元和三年吳武陵謫永州

與子厚文字往來爲多足下韶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遣

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三徑藏書

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

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

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

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遣州善言遣亦若吾子

之言意者斯文始可取乎軼音逸詬音候切猶去聲○呂遣州

各溫見前書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

之以誣怪張之以闢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

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

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

遺者焉著書之病全在眩奇驚怪卽太史遷亦不免之子厚之所謂中道恐未然也

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蝻蛭

然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

為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

敢期如漢時刻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邪是

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蝻與蚘同蛭音質之下一無獨字準

下一無其字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

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一本此書在論九六書前無論墓中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三徑藏書石四字。呂恭字敬叔一名宗禮。語無沾惹翩翩直下畧不可禦詰唐

順之曰善辨學左氏外傳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

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

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部中謂

管防禦使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

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

所蓄始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

亦望而識其時也一本無亦字又文章之形狀古

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
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塋人所作
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
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矣
又言植松鳥擢之怪而極其土得石尤不經
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擢一作摧○永嘉
晉懷帝年號王氏
謂義之且古之言壘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
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尙之哉聖人有制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
十九三徑藏書

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尙異教
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
除喪室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

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

乎辟音闢奸音干○禮記檀弓國子高曰塋
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

之哉辟罪也奸犯也夫僞季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槌過

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袞益

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槌陟革切
與去聲切以大夫之跂良而吾子贊焉固無

闕遺矣

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壺丹為觀察使

使東郭

歧市鄠去比竹茨艸之室而垣土大木陶甄

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僮

嗇貨均賦之歧祀其遺美矣於斯也慮善善

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遺少損故敢私言之

垣音暨窳以主切慤音穀○韋丹觀察江南西道敎人為瓦屋別置南北市管見退之誌

丹墓窳亦惰也惡也史記以故器窳注器窳苟且懶惰之謂詩蠶月條桑注條桑披落之

采其葉也禮記祭義大夫以淮濟之清有玷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妻子眇然

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

置書幸甚

豪一作毫說見韓集○一收極有冬細又覺痛至

宗元白

與友人論為文書

一作答友人求文章書○議論亦確自奕

奕有風骨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

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

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

頗音和切後做此

苟或得其高朗揆其深隲雖有莠敗則為日

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局足傷其明黜其實

哉

朗一作明曠士革切○易聖人有以見天下曠曠者謂幽深難見也

且自孔

氏以來茲遺大闡家修人勵利精竭慮者幾

千年矣其閒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

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祇不過數十人耳

其餘誰不欲爭製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

克躑躅而不進力

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

之爲難

列五官切縱子勇切史音勇蹙與蹙同子六切○前漢書衡山王傳候星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三徑藏書

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事注縱史勉強也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

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

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

其閒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

今者比肩墨跡大底生則不遇歿而垂聲者

眾焉揚雄沒而法言大典焉遷生而史記未

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

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

故曰知之愈難

虛一作陋底一作抵才一作子聞下一無着字

而爲

文之士亦多澳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
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紀金聲玉耀誑聾聵
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亂雅
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抉二決古完二
切微與僥同

閒

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
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
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
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
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一
二十二

三徑藏書

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一本視字下有其字○
漢書楊惲傳仰天仰缶

而呼而
聲嗚嗚

十八

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

大真

書大率其意與此書同

知

與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

疑焉

長展兩切。易體仁足以長人

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

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

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

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

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

實貧者愈困餓歿亾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

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
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
持一定之論哉

免貧病者一無貧字一無病字當也一作當是所謂下一

有則字橫去聲○元饒州意在必覈貧富之實定之故

必撓民而子厚意在必覈貧富之實定之故

云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
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
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
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摺拾以輸縣官

其為不均大矣

摺俱運切○說文摺收也

然非唯此而已

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

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息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

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

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

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非止一無然字思人下一

無之字勞一作勤告上一無所字

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

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
懼富人滋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
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
足安其堵雖驅之不敢易也

窳音
庚

檢之逾精

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
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
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
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
信相破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
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
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已一無下一社二字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

代者誰邪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
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
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
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
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

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
當之言蓋明而毅之君以所以開後學也

一無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

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
負罪屏弃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

君以三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

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

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

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禿之大過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矣 一本作過大矣。永貞元年十一月貶韓

英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

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

免焉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

元再拜 連舊本皆誤作

宣英 刺連州後移永未至而卒於元和七年

年于厚嘗作權厝誌又有祭簡文云

懼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鍾乳

錯雜界着信筆出者然結構固多林

希元曰折倒連州更無得說氣健而

誦工機軸全自李斯逐客書來唐順

之日博喻文非不
古然亦有蹊逕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
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室以爲未得
其粹美而爲羸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
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

類下一有異字憤
古對切礦古猛切

燥先到切舊本作慘七感切或云當作
感字未詳○礦金銀銅鐵璞也又強也再獲

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
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
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感無不可也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艸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
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
直產於石石之精羸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
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
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
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
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洩生胃通腸壽善
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羸疎而下者
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灰

淹頰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桐戶茗切頰音悴疾辭切癢與痒同開諸本皆作關。論鍾乳極其詳密一縱一橫一開

一關俱有法度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

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爾雅東南之

之竹箭焉貫穿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

犀革以犀爲甲也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一三徑藏書

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

離爾力切奇音羈瞞莫管切或从木毋奔切觀去聲。漢書蠡木根抵輪困離奇注委曲盤戾也荏子以爲門戶則液瞞注液津也瞞謂脂出構構然也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蹠跌薄蹄而曳

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脰音豆蹠於遠切跌徒結切。左傳

昭公四年晉大夫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冀北在今宣府大同等處其地產馬脰項也蹠曲脚也跌踢也仆也易坎於馬也爲薄蹄爲曳蹠舉也三十斤曰鈞

壅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書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注球珠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卽礪砥砮丹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再貢荆州礪砥砮

注球珠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卽礪砥砮丹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再貢荆州礪砥砮

丹非雍州也 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書海岱及淮惟徐州

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荆之

茅皆可以縮酒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包匭菁茅以縮酒 九江之

元龜皆可以卜禹貢荆州九 酒濱之石皆可

以擊攷禹貢徐州泗濱浮磬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一謬

作繆以上言物證鍾乳 其在大人也則魯之

晨飲其羊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為師儒輶音

禍家語魯之取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禮記叔孫武孫朝見輪人以其杖

關轂而輶輪關穿也輶回轉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同轉其輪孔子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二 三徑藏書

魯人也 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扁鵲盧人也而

醫多 西子之里惡而贖者皆可以當侯王贖音

實莊子西施病心而贖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

見之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山西之昌沒輕

孿去之矣贖覺額也 儂皆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閩外山東

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僂音謨駮詒駮切漢書翁充國贊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

出相淮南子國有難君各將授之以鉞鑿凶門而出儂貪也啖棗栗以其地之所能故云

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上以

言人謹鍾乳之不可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

以土之所出為信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

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

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

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數所生切。經謂本

石龕內似芙蓉破之如雲母光明照徹在龕

中石臺上經云當歸有二種細葉者名蠶頭

大葉者名馬尾當歸蠶頭者世不復用又人

參如人形者有神陶隱居云黃芩圓者名子

芩破者宿芩腐腸意未詳但亦以其形似耳

又附子以八月上旬採八角者良又甘遂出

中山赤皮者最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

勝白皮者下

桺河東集卷第三十二三徑藏書

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本艸鍾乳第一始

榔等州。茅瓚曰此引經以明之乃正意故

以此終焉不始興二字是借字說言不必服

此藥更為上品於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

理尤勝足屈其辨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

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始勝務人而夸辯博素

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簡始

雅清秀見稱後餌玉石藥易且亂故不承于

初自連移永得罪貶驩州元和七年正月二

十六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

宗元再拜

日卒

其書辭云罪大擯弃蓋舊在永州時作。子厚不好仙術故其言甚佻王

世貞曰中有平鋪叙時韻之古文皆然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

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

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

稱賀馬一作着。君巢時為幕府從事宗元以罪大擯廢居

小邕與囚徒為笏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

桎梏不守而無所纏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

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

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三徑藏書

然由未嘗肯遺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

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

似不相類焉何哉纏音墨纏索一作微墨桎音質桎古毒切。石切

于音觸。桎音孽。臞權居切。易繫用微纏注繩也。三股曰微。兩股曰纏。選。于中。輟注步

止也。桎伐木之餘也。臞瘠也。司馬相如以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

乃秦大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

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子一作人嘗以君子之遺處

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

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

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充獲
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
矐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
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歿固無
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
有餘樞艸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
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
天也又何以爲高剛之圖哉

屯舊之間切讀當如怵徒昆切

○楚辭中閔督之怵怵注 宗元始者講道不

憂貌怵怵然無所舒也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一 三徑藏書

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
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
成羣已不能啣而況人乎

詬古候切○楚辭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

弃不夏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文人

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

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

患則聖人之遺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宜宗元

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三年吳武陵謫來永州

劉驥英

在元和之三年今書云愚溪之遊聞一日武陵先作書則此書當在五年

後作李睦州名幼清事詳二十三卷

同武陵送李睦州序○文情馳騁勢

不可遇其號左右袒情景各至妙處

黃震曰此于厚達理之言也文更精

似茅坤曰文最工然篇末推牛一段

似漫瀾子厚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

態

天賦日黃帝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

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

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二

三徑藏書

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

皆沮然眴眴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

野莫竟切昧洛代切得下一無路字○眴昧斜視也

閒一日濮陽吳武

陵最輕健先作書遺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

列僊方士皆歿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

兄貌笑口頰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

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

糅女枚切

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

恬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

攻之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

矣愚敢厲銳環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

兄明聽之

環音患又音貫○周禮負固不服則使之負恃也固險也銳亦堅甲

也凡服氣之太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

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

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

之苦言哉今愚甚陋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

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

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

訥與

愚幼

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

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謔

謔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

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

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

舒之垂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

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

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

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奔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奔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支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

嘜火苞切詭馨么切年已長一作年少長

國故書一無國字或一作工○今兄之所以

莊子無碩師而能言碩大也

爲服氣者果誰師邪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

遺契事出列子說符篇注遺弃也齒謂刻處似齒

兄之

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

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

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

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

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

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

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

讎者皆右袒矣

號姻婭則左袒矣一作號於姻婭則皆左袒矣率一作卒

漢書周勃入北軍冷軍中日為呂氏右袒

為劉氏左袒注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謂正偏脫其一耳爾雅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兩婿相謂為姪方言燕齊之間罵奴曰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通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亡獲

得奴婢也。茅坤曰文自國語變來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

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

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

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

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劉辰翁曰文勢機

輔從戰國策鄒忌謂其妻妾與客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數語來兄之為是術

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

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

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懷也

懷音廩

兄其有意乎卓

然自夏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爲兄餼窮隴

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菽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

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懽訢歡溢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

不亦旨哉

夏平聲割頤哇切餼許既切醯呼啼切一作醢字同藏才浪切胖蒲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二

三徑藏書

潘切新與欣同

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

焉膚日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

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

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

應轉篇首強大諸侯

一段最精緊

僊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楊誨之書

一作與誨之再說車鼓勉用和書。誨之憑子也。子

厚要憑之女為妻集亦有與憑書按憑元和四年既臨賀三年有詒耕田

今書云云當在三年作矣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眾童僕未始知足下

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

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窳音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庚○貞元十八年九月太常卿楊憑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九月子厚貶邵

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過潭州見誨之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窳病也又器

中空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

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

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

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煦吁句切

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

夏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

外君子之遺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

於世世必爲敲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
慶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

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子厚說車見十六卷足下所持

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

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排○子厚有頤毛穎

傳後見二十一卷俳戲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

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

傳焉吾望之至也元和四年七月憲自京兆尹貶臨賀尉今日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

有北人來示將藉田枝是舉數十年之墜典

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

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按憲

宗紀元和元年十月詔以來年正月十六日東郊藉田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簡彈憑爲江

西觀察使時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

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

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

而明也然下一無其字減下一無之字方築愚

溪東南爲室耕塋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

足樂也一無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

歸溪土設肴酒以俟嚮拜足下水陸擇味以給膳

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

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遣

道下一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

具福來誨某頓首又

與楊誨之弟二書一作與楊誨之疏解

六年作。文氣固自沛然不免詞繁

而意寡亦覺太弛使稍節之精神尤

粹然太肯不外是矣書詞頗汗漫以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

其間多各故取之王世貞曰疏宕類

太史公茅坤曰首尾二千言如一線

然強合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

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遺是二

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

克也徒親戚不過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

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息復

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慈悲則憐之何也戚也

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遺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夏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夏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遺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

而乃克也一無而字上思復之一作冀復之

僕之言車也

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遺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邪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名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雅以益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遺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

弊一作賤。家語相魯篇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休儒又使仲由隱三桓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

孔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樂頤勒士
殷下伐之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格君見五
子莊菴見論語禮記子專父母婦事舅姑下
氣怡聲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
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注漆漆讀如朋友
切切濟濟切切皆容貌書皇帝哀矜庶戮之
不辜詩淑問如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
臯陶號各也

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

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聖一書

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

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

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

桺河東集卷弟二十三三徑藏書

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宏肆

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

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陰與吝周中惟此

之文翼翼恭謹貌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曷

不遑暇日又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及雍不

敢荒寧此非武王事也疑誤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

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

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
已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

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
下皆宜縱目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
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
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與人自與人
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遺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
續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
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不能爲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以此

異乎

聖者一作異乎聖人者仰卽仰字一音昂無
益於世一作無異於世間重一作道。縱目
謂非橫目仰
鼻謂鼻向上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

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

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

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

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甚然得而

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

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翻走咸能

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躓自絕
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
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捨
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
也度徒洛切製尺裂切踣蒲北切絕下一無
故字一本無下我不能三字○惟狂克念
作聖書多方之辭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
非傳說之言也

遣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
遣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
爲聖遣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遣告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
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致吾說車之
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遣自堯舜禹湯高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遣
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
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
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
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殿中偪側擾攘欲弃
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

車之說邪

一無
危字

忍汚雜器諱尚可恭其體貌

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

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

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

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

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

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

後言偃蹇而後行遣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

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反不媿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

以售聖人之道人上
一有生字志一作支

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

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邪度不得已而

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

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遺其

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

且子以及物行遺爲是邪非邪伊尹以生人

爲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

君子爲遺捨是虛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

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遺爲古辭尤然而指
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
以爲慕弃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鈞
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

僕以爲過矣

而已耳一作而已矣豐通作豐伯與霸同子下一無書字國

語魯莊公珠縛管仲以與齊使比至三豐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豐亦或爲薰謂以香薰
卹藥沐浴也甘羅終軍詳見下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弃

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稍合以致危於

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

世歟

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時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于秦秦使

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稍以廣河間之地甘羅使稍說稍王曰王聞燕太子入質秦歟

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張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歟也燕秦不相

歟者伐稍危矣王不如齊臣丕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秦攻弱燕稍王立割丕城

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稍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彼終軍者誕

誦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

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歿於胡

穢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

起奮怒掉強袂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成焉是無異盧狗之遇

嗾呀呀而秃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

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鈞奇歟謫古穴切嗾音叟呀虛加切

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諫大夫初南越文王遣其太子嬰齊入宿衛取邯鄲穆

氏女生子與文王卒嬰齊立嬰齊姬時嘗與霸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

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等宣其辭論與令人朝比內諸侯而令終軍等宣其辭

勇士魏臣等輔其行少季復往復與太后私通國人多不附太后五年南越相呂嘉遂攻

殺與太后及終軍等盧田夫詩有盧令是也莫隴間謂使夫曰嗾左傳宣二年公嗾夫蔡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

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

琴張裝皮狂者之刻是固不宐以為的也下子

一無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邪出邪主上以

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

息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

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

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

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

明聖一作聖明上一無以馮婦好搏虎卒爲

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

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

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

甚未可也處上聲橫去聲。晉書周處字子

隱義與人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

自知爲人所惡謂父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

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

下蛟并子爲三矣處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

蛟勵志姪學志存義烈克已昔年州府交辟

晉阮咸字仲子嵇康字叔夜與阮

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爲竹林遊

吾意足下

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三三徑藏書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

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

是歟虀音齋。楚辭九章懲熱羹而吹虀兮

何不變此之志也虀凡醢醬所和細切
爲之或曰擣薑蒜辛物爲之蓋羹熱而虀冷
有人歎羹而太熱其心懲艾後見冷虀猶恐
其熱而吹之也
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
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
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
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
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

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千一作十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

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

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

惡之也突世忽切又音脫○屈原卜居突梯滑稽注突梯滑稽貌吾年十

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士宏詞科二年乃得任其閒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

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

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

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常人一作恒人

○貞元五年厚年十七九年中進士弟及十二年二十四年得集賢正字

爲藍田尉畱府庭旦暮忝謁於大官堂下與

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

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

究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

矣一無老字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

益大愈恐懼息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

所明之

子厚之貶豈以狂疎輕薄乎何欺人若此

到永州七年矣

蚤夜惶惶追息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夏訥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十三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遣費力而多害哉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自是忠告故其詞纏綿而痛至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刺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

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遣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

累下一無揚字皆下一無得字道下一無可字○左傳師曠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詞箴諫

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又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日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遣者吾子

且爲蒲捎駛騾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

能遺是則大善矣捐所交切駛音決騾音顯○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捎漢書鄒陽傳注駛騾駿馬生七日而秣其母○茅坤曰凡爲文最忌用古人

舊憂悶廢錮悼藉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

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邪但當

把鋤荷甬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

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

亦足老矣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怠聖人之

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印側洽切春也此當

作鍾登也音同史漢字亦通用隳與隳同朝
○元和五年十一月九日勅罷來歲藉田朝

廷夏宰相來歧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關吾

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

說今因遣人行麤遣大旨如此麤坐五切○更宰相謂元

和六年正月以李吉甫為相也麤疏也宗元白文宗朝中五言

答貢士沈昶書沈不詳其何許人所謂見於興化里當是貞元

末年在京時作○虞集曰風神益然

特篇未猶似未了語王世貞曰風華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

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駭

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旨下一有甚厚

二字駭謂駭切慙女六切○漢書蕭瑩之傳出入從蒼頭廬兒注官府給賤役者也莊子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

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子

期或伯牙遂絕絃以世無知音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

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

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弟三子

初封東阿王梁武帝之子蕭統嘗集鳥可取
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馘高視僕所不敢

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剡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香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

也乎一作于

嗟乎僕嘗病典寄之作堙鬱於世辭

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

禮記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辭有枝葉

閒歲典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

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

亦響應今乃有五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

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

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

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

告遽不獲申盡輒艸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

白封榮盛而致風益用贈然

齊書謝靈運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元和二年進士第但

史不得而詳書云吳武陵來則武陵

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四年後

永州作矣

辭儘工意亦宛轉但其

蹊選太露羅大經曰東坡眼空一世

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二集自隨

嘗指于厚賀失火書謂山谷曰此人

奇奇怪怪亦三瑞中得一好處也茅
坤曰昔晉公藏寶臺燒公子晏子獨
束帛而賀王參元失火子厚亦以弔
更賀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兩事可為駭人
然均有卓見處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

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

左傳其可吊也而又賀之遺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

果謗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一無泯焉二字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

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

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三三經藏書

脂膏滫澼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望下一無也字楊因漾切震下一無駭字滫澼

息有切滫澼以滑之脂膏凡人之言皆曰盈虛

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

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

變動而後能允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

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先

禍今福所倚福分禍所伏釋文衣服歌謠艸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蝗蝗謂之孽詩憂心悄悄惓惓于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

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
貴者蓋無他焉

一本作無他故焉

京城人多言足下

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
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
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
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
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
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
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三徑藏書
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刻猶有顧
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
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私一身或作私一己。孟簡字幾道。王世貞曰讀賀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一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引拔人材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足錄如裴垍之逢擢舊友可也庸庸無取如蘇章之不私故人可也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而獨避一如己邪胡爲緘口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臨臨懼爲世嫌所加也八
可馬之黨定其及矣 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

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

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

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

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

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

大喜也天一作太疑一作所黔巨淹切捕音春一作赫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相字

象許積切於爾一作於子○左傳顯頭有子黎為祝融是為火正又釐火於玄冥同祿謂

火神也揚子須以發策決科漢之明經必為問難疑叢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畧為甲乙之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三徑藏書

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云古者列國有

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

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哉將吊而更以賀

也更下一無以字○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

陳詩之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歸有光曰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足下樂朝夕未慰之方方照上養字樂字

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怠候得數十幅乃併

往耳一本文章吳立廿武陵來言足下

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

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
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處生不悉
近下一宗元白
無亦字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三
二十

三經藏書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終
不輩言
書固未可
宗元白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

亢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子厚遺諸生書以免屬其志時公作集賢正字書云二十六日時貞元十四年九月也○意氣激昂故其發越甚俊王世貞曰雋潔茅坤日子厚此書意在疎踴諸生何以攬入故誦者之口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學諸生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太洽于茲四祀而已詒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兗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愜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

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唐書陽城傳

德宗名城為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子司業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通籍者按漢書注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

是為通籍

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艸者僕得觀之蓋

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

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

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

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

矧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

之南也

一無既字 一無知字

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

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

公之德敍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乞畱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握手喜甚震抃

不寧不意古遣復形于今

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

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畱城

僕嘗讀李

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

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

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為之寇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

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不許

於戲始僕少

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

時說者咸曰太學生馭爲勿曹侮老慢賢有
墮窳賤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
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誚罵有司者其退然自
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悻
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窳爲是嗜嗜也

於戲音鳥

希與嗚呼義同窳音庚誚蘇內切胸虛容許
勇二切怛當割切悻其季切嗜徒合切與嗜
同○左傳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漢書立而誚
誚誚責讓也嗜嗜字見孟子又詩嗜沓背憎
注嗜嗜嗜嗜相對
談語背則相憎也

遂退託鄉閭家塾破厲志

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尙何能仰視其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
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
異無嚮時之桀害者邪其無乃陽公之漸漬
導訓明妓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
子太學可無愧矣

跼音局刺盧達切漸子廉
切漬疾賀切○刺戾也

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
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
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
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

一無并字○
狂惑小生謂

薛約也事詳見前飛文字
仲尼吾黨狂狷南

見漢書左傳川澤納汗
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

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

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兪扁之門不拒病夫

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

固然也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

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彙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兪跗扁

鵲古良醫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

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四 三徑藏書

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宜

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

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宥願諸生

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

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勿得一無得字

勗音旭努 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按中立史無傳新

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

之志子厚以書答之肯盡其平生爲
文自得之語必當時佳士也書中謂
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

亦不類 作集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

論為師論 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弟。其

以端的括示然皆春容詳當與他書

厚論文三節 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

於文字處 一一可攷韓退之及蘇志

泉陳后山 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

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茅

坤曰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

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鑿心研

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剽富者之

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

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

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

庶焉耳汪道昆曰按羅景綸云文章

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四 三徑藏書

也文者載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
若子厚此論方得文章正氣不然如
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
初無補於實用則後世之文耳魚竑
日各論
鑿鑿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

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

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

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

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泥敢為吾

子師乎 茅坤曰以李斯書作本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
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
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
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
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服熟又挈挈
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柳宗示以韓愈抗顏爲師因是得狂名然學耆仰之如泰山北斗何云爲狂也洪興祖曰子厚與章中立書云云報嚴厚與書又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退之故不爲人師余觀退之師說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耆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四

三徑藏書

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
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
踰嶺被南絨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
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
吾爲絨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
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
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名關
取怒乎屈子賦謂九章懷沙篇○李石曰退之爲蜀之日子厚爲絨之雪夫師至

二子可無憾也然尙以怪取貶是如僕自謫
師道固難矣樓昉曰此子厚薄處

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

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

則固僵仆煩憤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

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僵音姜憤古對切抑又聞之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

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

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

笏言於鄉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四三徑藏書

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

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

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寇去聲

禮曰寇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寇又已寇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其筮曰筮賓寇

於阼醮於客位諸禮亦詳見寇義篇中薦摺也撫改容也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

三月賊承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

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

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遣著書之日不後誠

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

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較吾子僕材不足而又與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

用此段承上下詞亦婉曲且占地步

吾子前所

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

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

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慶甚故

然耳

耀明猶言誇耀也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

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

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

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烺音朗 烺烺一

本作 焯焯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

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

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

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掉徒甲切 剽匹妙切

本之書以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室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
所以取遺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
國語以博其蘊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
文也

劉勰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詞宗未嘗
極道原而闡見於詩文若書韓愈選學

解云下連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宗元與韋
中立書曰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
博其蘊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其潔亦以其辭配莊
老太史與韓愈同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

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徐
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遺子不有得焉則我
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
拾穢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一作
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子厚當有送
元秀才下弟

東歸序卽公瑾也按其書似當在亮
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監田時作

意氣

淋漓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嘆懷

不能已卦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和胡

說苑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漢書東方朔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

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

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

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矧亦以加慕夫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四三徑藏書

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逢一作

腋同。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注逢大也大袂禪衣也古之遺上延

乎下下信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

故天子得室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室

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室為大夫者薦

之於君士得室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

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

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

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

乎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執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子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

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

者哉齷乙角切齷測角切史記作擻齷注急促貌前漢作擻躡注局陜也○說苑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也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各士士亦以此稱慕之觀觀小節也若將致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十一三徑藏書

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

不敢告憊憊蒲拜切○詩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嗚呼始僕之

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

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

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

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

之聲退乃俛俛於下矧咄咄於末位偃仰驕

矜遣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

已耳樹勢使然也張音張又丑良切咄他涉切勢下一無使字○俛俛

無見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目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

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

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

不悉穀梁子語見略公九年宗元白郊鄭又不嫌自

答嚴厚輿論師遣書集有送嚴公既下

弟序厚輿豈即公

既邪書有云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按韋書在元和八年作則此

後矣書又在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四三徑藏書

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

變僕不為師之志屈已為弟子屈上一凡僕有而字

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

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

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

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

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

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此上一有

字 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邪仲尼可學不

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

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

仲尼豈易言邪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

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 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

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

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 馬融扶風人高博洽為世通儒

殺授諸生計有千數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事融三年盡學其學後所著書有百餘萬

言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四 三徑藏書

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

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

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

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遺講古窮文辭有來

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 臆稱人切 敬叔吾所

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 一本無不字而

言字下有哉字 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

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

六轡中道之行大都裕是又奚師歟亟謀於

知道者而致諸古師不乏矣

策舊作笑字同。詩六轡在手。

注駟馬六轡也。

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

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

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

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

亟丘異切

宗元

白其

少說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致之

其

時在永興韋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十四

三徑藏書

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

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憇之

憇渠記切。說文憇發也。

其殺

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

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

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

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

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

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

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邪

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

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畢一作必何秋風益高

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

內者不敢愛憎一無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

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

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

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

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三徑藏書

於遺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

爾久則蔚然爾采下一無取字討下一有可

一又作鬱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

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

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

具宗元白一本無

答韋珩六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

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畧已見於此

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貞元二十

一年珩中進士第夏卿史有傳正卿

亦附見焉珩載于年表集又有寄珩

不盡錄

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深高致

雖短棹急節而骨力自道緊茅坤曰歐陽似子厚此書者多郭正域曰

云爾也

勁 且足下志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

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宐

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

一無可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

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

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四

三徑藏書

遠甚

使作之諸本作決作之。揚雄以為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

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謂甘泉河東羽獵長揚賦後人妄加愁字也雄之遣

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

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宐推避而況

僕邪

雄之一作雄文恣七谷切睢肆一作肆寓睢許維誰鼻二切。恣睢自得貌

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

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

慊音歉一無也字

且足下志

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

來無能和而僕稚駮卒無所為但歆祖文墨

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

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

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和胡卧切一作加駮

語駮切欲千容切祖千余切當丁浪切固上一無以字吾子年甚少知

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

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一無者字宗元頓首

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致書欲求子厚為序其端

柳河東集

見已於此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是也具見二十五卷書在永州時作後

悲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

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致凌吾在京

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

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

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

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

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

三徑藏書

有方於元和十一年中進士弟改名游卿○虞集曰中多自矜語而亦自

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累去聲。易睽見豕。

負塗塗謂泥塗也。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須

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

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

所煽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

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

荒言出矣宗元白其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求為一作欲相。蕭生不詳其

何許人書云始退跡墊廬必未尉監田時作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艸廬魂

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

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息而又裕僕以宗師

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

幸過厚也壅一作擁非是。知思字並去聲。前時獲足下灌鍾

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

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肯觀之

博大詞采之蔚然與鼓行於秀造之矧此其

戈矛矣舉以見授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宐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宐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村一作計一作

計度徒洛切。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黯一作翦俟攷。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

擢進士弟此書在永州作。子厚以好辭攻書皆爲病辭豈自有進于伎者乎文亦辨而雋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四十九

三徑藏書

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書謂字書之道謂適道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道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道音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

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
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
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
故復云爾也云爾一作云云凡人好辭攻書者皆病
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息砭鍼
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
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
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痕中子之內藏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

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

篤甚矣子癖於伎也癖音辟砭悲兼彼驗二切鍼與針同熨紆勿切

痕音選又攻選攻許二切中去聲藏才浪切

○砭以石刺病也熨以火熨也瘕腹中病也

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息啗土炭嗜酸醎者不

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撰而與

之怕徒濫切與噉同○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諳不妄病嗜土炭如玆羞用此事

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
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

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
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
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旣
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
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當是武
陵族子書故云

聞不奉 在族公處或曰子厚自語其族父柳
公綽耳吳生隨公綽在湖南時其時

父遺書 元和七年邪並
存之以俟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

柳河東集 卷第二十四
二十一 三徑藏書

多賀多賀 一無複出
多賀字 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

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

閒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 一無在
叔父處

又 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

是則仰無可私者 說文銖十二分也十黍
重曰銖二十四銖爲兩 秀

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

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

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

吾嘗懼至地耳又何聞疎之患乎 伏與服同
一無膺字

還答不悉宗元白

去之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歟邪哉已焉也八字書○温

而去

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論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

其愈不

作○言太倨而氣岸甚峻大非獎進後學之意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

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

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

望怨也

文

多而書頗吾不對答而引譽宐可自反而來

微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

肯一作日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二十二

三徑藏書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畧觀之矣吾性駿滯多

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

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謠人必於其倫生以直

躬見抵宐無所諛遺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

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

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

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

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

又宐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

孔哉

一無復出周孔二字。禮記語人必於其倫。柳州子厚自謂也。元和十年自永

州名。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連謂劉禹錫也。同子厚貶十年三月亦為連州刺史。潮謂韓

愈也。謝昌國曰子厚之論正矣。然以史攷之。方子厚與劉夢得附王叔文也。譽之以為

伊周。復出是子厚自處。初亦未善。溫夫以子厚為周孔尚可也。子厚以叔文為伊周。其可

乎。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

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

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

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

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宣發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息之

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遣

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

累倫追切蠋音蜀。一作雞鵠。胡活切。

○莊子庚桑子曰。奔蠶不能化。蠋。蠋不能

伏。鵠卵。藿。蠋。豆。藿。中大青蟲。破鷄水鷄也。

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卽

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

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遣連

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

愈字。一有。又狀貌崑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

下途。

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

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息吾

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而已矣疑魄力切生勿怨一作生室勿怨宗元白

八而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和十

令京而三年名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柳州時作

○他每自寫一段不必有其事而寓言之意已發明親切昌黎三上宰

相書亦時見此局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四三徑藏書

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一無再拜字宗元聞

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遺

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

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贖太息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

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綬千尋徐而過

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

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

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

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

上矣

數下有難字號平聲下做此贖音賓緹古杏切。左傳昭公四年晉司馬侯曰

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氏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贖張目也恨

視也烏獲秦武王時有力人緹汲井繩也。此樣語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宗

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

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

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贖者俱不

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

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贖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三徑藏書

刊切。殞羽敏切。吮下浪居浪切。子厚自永貞元年謫永至是元和十三年為十四年吮

也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

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

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

矣伏惟動心焉踣滿墨切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

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

為贖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

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

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

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歿於門下者宜無先
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四
二十六

三徑藏書

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請並之顯表其此舉毋益輝刊聞赫之至
自撰河東集卷弟三十四終門下者宜無先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

明鶴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廣州綽宗儒尚書陳情啓

一無廣州字一無陳

情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為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謂元和元年五月子厚母盧氏卒于永也其四月以安南都護駱昌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子厚作蒲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刺史又必有所據。子厚諸啓不拘拘於四六聲律故其辭意蔚然流若痛切迺以選書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五

三徑藏書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窳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爰耀里間下情至今尚增惶惕貞元十九年閏二月為監察御史杜司空各黃裳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恣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餽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效亾偷視累息已逾歲月櫛古雅切恣音望饋請延切亦作餐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樞之

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

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叩顙南望樓音婁說文

樓恭謹貌一日勤也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

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于冒決

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

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

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

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

不敢多言匍音伏又音蒲匍音伏又蒲墨切詩凡民有匍匐救之伏

柳河東集

卷第二十五

三徑藏書

紙惶恐不勝戰兢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唐書憲宗卽位

蜀新定詔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

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歷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茅

坤曰中多奇峭沈鬱之音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

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

鳧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

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莊子

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寘宥也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

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捧讀澹

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

大易坤卦之辭屏營恐懼之貌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

於一舉俾折脇臙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

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弃瑕

錄用之遺也沫莫佩切臙音牝脇迄業切

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人與師敗孟明于緘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緘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五三徑藏書

遂伯西戎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曰齊強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鄒陽書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粒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自顧孱鈍無以克堪

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

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辱助山切

州古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元和六年

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

卽此時也

在永州作

某啓嘗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尙書委曲

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淚慶

幸之深出自望外浪音郎。當州謂永州也。李幼清即前所見李睦州。

也委曲謂書也。伏惟尙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

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上游猶言重地。

也見漢書項羽傳詩式是南服式法式也。凡海內奔奔之士息欲

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

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幢傳江切閩音浪。禮記季孫

之母成曾子與子貢弔焉闢人弗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注修容更莊飾也。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三徑藏書

轅門以車爲門也。幢塵也。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崑崙閩風二山名。十

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閩風巔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

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弃親友

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

晝永宵典願爲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

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豎

錐虎豹其焉往不任跼蹐懇戀之至謹奉啓

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兢

某啓賀綽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宗儒履歷已具注前啓作

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
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韋臯鎮蜀以
載爲支使劉闕時爲倉曹參軍載爲
闕真贊畧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
年良覲麟閣之中及臯卒闕擅總留
務載亦在幕中闕敗載素服請罪而
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誥禮而
釋之故其啓云中閒因緣陷在危邦
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
士雍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
滋言者有所閒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

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

左傳願以閒執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五

三徑藏書

讒慝者

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

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閒因緣陷在危邦與時
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
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

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

武吻

粉切○漢書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注交戟謂守衛者與此意同

凡諸

候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
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

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廣雅有大珠徑

寸幾圍二寸已上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

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訕一作謗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負

下未易居下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

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兢不宜謹啓一本

無謹啓二字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李域未詳子厚集中

有邕州李中丞誌非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遺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三徑藏書

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允激厲頽俗誠大君子

所蓄積也司馬遷書其素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

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

仕所至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至一作隸

獲一作有一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畱後擅樹兇徒

構災煽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已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旣

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勸事以受其職

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

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遣之人皆所
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寃知
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
勸獎三軍豈止兗榮一族請篇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伏
惟不弃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
嘗相識敢率愚真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
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一啓字在中丞下而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五

三徑藏書

無戚屬二字。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子厚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為其所部明矣子厚作崔簡墓誌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在前作按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云連帥即此中丞也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

罪決一百長流驩州

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元和初為連州刺史徙

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簡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

伏奉去月二十

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僭官宅什器
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賅政以惻

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
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
金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刻郡肅澄清之風
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
交深奧威遇切又音郁咻吁九切又音煦左
傳作噢休○噢咻痛念之聲繩愆糾繆
書阿命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
之辭

之所犯曾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
不知異法坐自抵刑名爲賊賄卒無儲蓄得
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五三徑藏書

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成期在須臾
易音亦號平聲○簡
輒及石病瘍日亂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

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
勒祇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情輕贖縲倫追
切贖一

本作

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一無于廩食
二字○此卽

前啓李中丞也子厚謫永州故
以廩食告之又當在前書之前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刻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

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君命輸粟於列子
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

之於士曰使之寤於吾地則調之調之亦可

受也

君不好士君一作若調音周。列子見說符篇

又怪孟子以希

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

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

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夔故遁以自免孟子

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

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遺出則無孟子之謀寤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五

三徑藏書

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慙則固爲貪

凌苟冒人矣

不慙一作無慙。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

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董生曰明明求

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

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

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

則斥逸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

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

矧於閭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

微音叫。作侍又轉作示。明明求財。柳云云見董仲舒答武帝策。

伏惟覽子陽孟

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

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詩控于大邦注控引也箋

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盧遵子厚之內弟也集有

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開當與此啓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

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

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奉戴

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

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三徑藏書

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終其巨以遺其細則

功業先乎當時聲名溢乎無窮其所以激之

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

世皆背去顛顛曠埜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

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

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

求以黷閭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

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閭下留意裁擇幸甚幸

甚感槩其節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

風周齊之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李仁之
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李德通於鬼神
爲文士所紀述

注在二十四卷
送內弟盧遵序

相國彭城公

嘗號于天下名其季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

碩大允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

有達者豈與善之遺無可取邪

老子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

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

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

無作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五

三徑藏書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

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

於厚賜小人也遠矣

子厚送遵序云以余弃
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

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

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允太多容賢

者故樂附而嚮以出

其中之有卽此意也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

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

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
其巨者乎

天官謂
吏部

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

罪也其敢逃大譴

一本止作言而
無實罪其敢逃

進退恐懼

不知所裁不宜謹啓 十五

明橋李海之題辭法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次道是啓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五
十二

三徑藏書

於厚焉小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六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

唐史德輿字載

之洛陽人四歲能賦詩未冠以文稱諸儒開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其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故士多歸之子厚上此啓年十八時作○瑰琦而蒼古馳騁而精工最為啓中高作康海曰句法騷快氣槩閑適可見子厚少年文字便灑然出塵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遑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閱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糲相示談笑見昵啜啣邊巡為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邪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邪今鴛鴦充朝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

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

幸甚幸甚

選初殺切厠初吏切賈音古闕苦壁苦覓二切昵尼質切啞一角切

○選執也齊也俊士造士見禮記詩賈用不

嗚喃啞笑也

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譚

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巽弁厚自潤

澤進馘無怱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

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

之闡跪邀賢達之車竦竄裸股競恪危懼榮

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六

三徑藏書

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

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

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

漢書以貧無行不得推擇

為吏晉書瑣瑣常人碌碌凡士○林命元曰

此二段俱詞采翩翩弟一段言高談闊論恐

汙達者之聽弟二段異軟觀望恐為榮者之

醜弟三段言安常守分又慮無推擇之行蓋

將以可進可退者取決於德抑又聞之不鼓

躅無以裕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

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嚮夷軌今則鼓躅

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

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

之王世貞曰此處關鍵尤佳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

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揆文朋儕稱雄子

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圃帶

魚目而游漲海祗取誚耳曷予補乎揆以冉切朋一

作時儕床皆切。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容觀之掩

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衷懷也爾雅西北之美者有

崑崙之墟瑤琨琅玕焉晉書若玄圃之積玉

文選盧湛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疇於北

里夜光報於魚目注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真

珠也言現能疇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維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書云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

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

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

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

振而艸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

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

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各之基

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遺斯可也

建音審瓴音零鯢研奚切。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愚不
能說文鯁刺魚也郭璞云似鮎四足

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

象恭大賢所餽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

墊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間仰惟覽其鄙

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餽依據切
論語色

取仁而行遶書象
恭泊天象貌也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一無不
敏字

新史年表崔同嘗為大理少卿崔鏡
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子厚此

啓蓋宋中博學宏詞
時作○流暢開麗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六 三徑藏書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

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

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

甚斯道遁去逾闕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

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

才學不能撥輿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

實力於文學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

聖人之規矩恢作春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

施逢掖曳大帶游於芻齒且有愧色豈有能

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

掖音亦。逢始者大也。掖袂也。

始者

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

仰瞻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背

絕望甘以沒沒也

頰與俯同

今者果不自意他日

瑣瑣之著述幸得淥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

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

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

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

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六

三徑藏書

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

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

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

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破弟司其升降當

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

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

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

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

若是求多乎哉

宋玉對楚王問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

孟諸夫尺澤之鯁豈有夫仕進之路管者竊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

乎表著之刻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左傳叔向曰朝有著

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注若定朝內外列常處謂之表著表者桀會設表

以爲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

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刻顯其名焉又其

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

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

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六三徑藏書

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

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

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

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

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

弟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

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

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

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

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持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晉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埜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賤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六三徑藏書

器也刺力葛切。刺垂刺也。村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

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

竊感荀瑩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

我之報瑩音鬱。左傳成公三年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楛中以出既謀

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史記豫讓事智伯稱襄子滅智伯

豫讓欲刺襄子曰智伯國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

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遺

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子厚所作唐雅詩見一卷

時為柳州刺史故
啓云守在蠻夷也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

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名專淮夷之功

魏邠謀謨辛綽致罕羗之績文武所注中外

莫同

罕音酣。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謂申伯。甫謂甫侯。方謂方叔。名謂名公。虎也。詩江漢篇。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命名公。平淮夷。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魏邠。謂魏相邠吉也。辛綽。謂辛武賢。綽充國。同為破羗將軍。有平先零之功。漢書罕开皆氏

羗種類

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

德以致太平。八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名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二徑藏書

辛綽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畧不代出功

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息慮以

贊述

洪烈。闡揚大勳。淮右謂平吳。元濟也。恒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

宗。獻德。隸二州。遣子入侍也。

宗元雖賤辱。斥逐守在蠻裔

時子厚為郴州刺史

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虫

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

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

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

至不宣

潢音黃。平淮夷雅二篇。一日皇武為晉公作。一日方城為李愬作。

宗

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

愬字元直既平

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

節度襄鄧隋唐復鄧均房等州觀察使賜爵梁國公山南東道其鎮在襄

陽虞集曰自是作什

宗元啓管周宣中典得其臣名虎師出江漢

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濟王命名虎其

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以啣虎者名公

之孫克承其先也

詩大雅江漢之篇名虎穆公各世本云康公十六世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孫○借題命意亦宛宛中窳

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

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

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

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

唐史李晟封西平王李愬

父之

宗元身雖陷賤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

意者始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

分之一雖姦不憾謹擬平淮夷雅二篇齋沐

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

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

裨旁

卦切。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於稗官。注稗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穉。稗之稗國語爲里人所命。次注里。輕黷威重戰馘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吉甫罷相

爲淮南節度使時子厚在永州上此啓揚州卽謂淮南也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

於門闥者以十數而其尚幼不得與於厮役

貞元初吉甫爲尚書屯田駕部二員外郎漢書灌夫樹人廣奴薦寵下輩及閣下

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希一字之褒貶

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爲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忠柳隸三

州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

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

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

永貞元年八月

以吉甫爲致工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表着見前大理崔大卿啓永

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謫刺邵州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郎命謂炎命

也逢退遠背息欲一月伏在門下而不可得

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

懷鳧臆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

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

憤怨也言

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

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

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

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

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

報謂報本反始元和三年九月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故云以臨東諸侯也

盛德

大業允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遺斯宗

元所以廢銅瀆矣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

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

為有聞而歎不為無聞而生去就垂埜不勝

大懼謹啓

謝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時元和五年作○意寡而詞濫

是四以避諱典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遣過

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

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袂之罪感深益懼喜極

增悲况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

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

常願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風志多

違行去聲操蒼刀切篲音遂○鄭玄別傳任

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若公羊墨守左氏膏

盲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盲和廢疾云

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莊子醫門多疾願以

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昨

不弃身疾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香踊躍殘竟奮揚蓄念激以灰之氣陳其

弊箒之辭致之煙霄分絕流眄箒與帚同○

木心若灰漢書韓安國云灰灰獨不復然

乎田甲曰然即溺之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箒

榭河東集卷第三十六三徑藏書

享之十二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裒於

赫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

照文律旁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

清明換競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

此生赫音者培坎陷二音○范甯穀梁序一
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赫衣罪人之衣
師古云罪犯之衣赫衣賈人傳赫衣當道龍
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山西河津縣辛氏三
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
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
上則為龍也又陝西韓縣亦有龍門山云亦
與河津相接培井壞井也莊子培井之蛙伏
於甃砌之崖藻謂文藻也寒
谷生輝借鄒子吹律之義
伏以滄海劇九

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潦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

唯當結艸

魑抽支切魅音寐○淮南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

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韓文云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結艸詳見左氏傳魏穎事

無任喜懼感

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趙相公宗儒已見前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間其言曰今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

崔比部名鵬字元翰宗儒貞元

中自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

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

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始十數焉幸

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

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歛荒埜不能出其固陋

以求知於閣下則因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

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

世則雖生與蠻夷居竟與魑魅游所不辭也

輕黷威重伏增戰惶謹啓

戰惶惶惶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序

嚴礪字元明震之從祖弟元和

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備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子厚作銘以紀其事詳注二十卷劔門銘中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

難而劔門用兵之士最爲天下倡管取其險

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

獲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

不已也

仿價旁二音佯音羊獲戶故切○礪與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劔州斬其刺

史文昭德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布獲散也

宗元負罪俟命晷刻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六

三徑藏書

觀望遣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

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

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不克自寧今

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

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

默而已乎謹撰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

以稱宏大之畧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

懼戰兢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嚴綬華州華陰人

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
司空出為荆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

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

造門闐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

貞元中綬

自司空員外郎為太原少尹尋加東都副督

守又加行軍司馬累遷尚書右僕射檢校司

空天長宗元得罪朝刻窺身湘南霄漢益高

泥塵永弃瞻仰遼絕陳露無由湖南謂永州司空

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六十五三徑藏書

敢奮祀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

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

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

終身之幸無以加焉獨音輕贖威嚴伏增戰

兢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憲宗初以

章事繼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啓云一自得罪于今八年時元和七年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

作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

幸甚韋使君永州刺史卽子厚記新堂者宗元素乏智能復闕

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競愧弔影追咎旣

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

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睇於白日負泥塗者

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與於到切突一

叫切睇音希从目一作从目者非是○爾雅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郭璞云奧謂

室中隱奧之處禮曰婦室娶突突亦隱奧也伏以聖人之道與其

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六三徑藏書

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

謹獻雜文三十六晉冒昧上黷無任踴躍惶

恐之至

啟其人李中丞獻所著文啟此卽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

進終用此以退今春良罪悔咎伏匿惴慄猶

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

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畧成數卷紉女陳切○說文紉結也

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

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也

永州在湖南管內故云部內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

艸者凡三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

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

就鄙莖服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訾即移切又音

紫元和中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訾家洲

柳河東集 卷第十七 二徑藏書

記屬子厚子厚至是移書獻之蓋當在十二年後刺柳州時作矣記見二

卷十七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

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

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

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

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

若墜久稽箴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

見疎蕪之累慙期廢事尤有戰慄謹修撰訖

上獻退自踟躕不知所裁德與愆同踟音局踟音奔無任

隕滅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一本止作上河

陽烏尚書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着勳烈重胤

父承玘事平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盧軍有功

未足云紀兩河謂重胤少為路州牙將兼左

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元和元年四月重胤縛從史以獻帳下士持兵

合讎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三城謂憲宗嘉重胤功擢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六三徑藏書

帥河陽河陽有三城故曰河陽三城節度後徒鎮橫海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

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埜倚賴元和

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為汝州刺史宗元雖屏

充河陽淮汝節度使徙治汝州

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

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

耳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爾雅弓有緣者為弓無者為弭緣骨節首末伏以威

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任狡謂吳

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兼縑音

立戶

瞻望霄漢戀慕交深昌黷威嚴伏增戰兢

明神宗將之越韓注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知禮天恩神宗崇禎

宗仰信次年正月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六

三徑藏書

思臨汝上校柳河東方器終長城朝塗倚賴

凡何賜在汝南

奔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

偏戎區風夜踴躍不克空居

以所加狂狡已震莫夫之績

以所加狂狡已震莫夫之績

以所加狂狡已震莫夫之績

唐柳河東集卷肆交弼只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尊號昔者所無有蓋自唐高宗

始稱天皇中宗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是以為法肅

宗即位次年正月遂加冊號代宗即位次年七月羣臣遂上尊號至憲宗

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復遵此議子厚是時尚為禮部員外郎故

預作此表然是年九月黜為郾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

方上尊號也○黃震曰啓皆獻文乞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短未見柳之能過人者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

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

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

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

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

禮記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云云是其孝德也

齊大禹之約身

孔子

言禹菲飲食惡衣服甲宮室是其約也

弘帝堯之法天

論語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

過殷湯之解網

史記湯出見桀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

入谷網湯日嗜盡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

之矣乃去其三面詩雍書黎民於俯及元正率土愛欣於再造率

土之濱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

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書帝

運乃聖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般古雅切○受福日般

凡百競懷華夷屬望臣謹按管臯陶之頌舜

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

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

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劄文時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七三徑藏書

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

於前典則如彼攷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今龜

筮習吉元正戒期書龜筮協從卜不當品物

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享

宗祀他周切○說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

建至尊之稱恐違劄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成

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

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

議崇聖德則人望永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

矣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永彰不朽之功

信或

作言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刻無任懇望之

至

弟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悃謹獻鴻名天意未

從隕穢無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

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此皆書文湯曰吾自

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商紀則堯舜禹湯皆當

時王者之號也故實徵往聖之憲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三徑藏書

章允協禮經煥乎圖謀伏惟皇帝陛下允恭

克讓約已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易參

天兩地而倚數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孝經安上理人

莫善於理至哉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

以為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書肆類于上帝類祭

各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

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

季季大於讓禮先於謙首至不刊之典安可

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丕始始者謂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王襲傳
又記曰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元者一歲之

晉春者四時之晉王者受命之晉正月者政

教之晉郊天大禮者立極之晉今天地交泰

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

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競惕失圖惘惶無

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

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作于楚

室揆也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災未照三

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鑕職日切無任聳望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三徑藏書

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諸本皆顯為禮部賀冊尊號表非是憲宗

元和三年初加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元和聖文

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子厚是時已為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禮部表也當

顯云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陛下膺

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

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

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擬天心下極

人欲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

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蝨賊盡除福應

皆集蝨音牙賊一作蠶蝨賊並食苗之蟲有昔有趾咸識太

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

必錄微功盡陞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缺

望百功怨息缺古文窺睡二切功室作工。缺望怨望也是以啓

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

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

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三徑藏書

旣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滲漉晉周

於八喬慶韶遠古美寇將來滲所禁所錦二切漉音鹿。詩

典潢沃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則聖

人生注黃河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武漢

帝元封元年有事華山登嵩無任慶賀屏營之

至音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表為德宗所作也

下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皆同蓋于厚為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請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遺詔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允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

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羣臣上尊號日聖文神

武皇帝興元元年正月癸亥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遂使神祇

觖望人庶怨息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

一心日月以冀遂淹星歲

思一作深

況今地不慶

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秀

汚莠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艸木蟲獸之微化

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

大惑

齊秦亦切鹵郎古切。禮地不愛其實書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衷善也瘠薄也

鹵鹹也詩大田多稼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

春樂以終日

夷狄咸懷一作夷夏懷柔略一作煦以一作只

是以耆

耆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

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
踟躕音局脊此皆上去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

以悟其意臣以為陛下賞敬于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

不廢片善是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勝懇

禱恐懼之至不勝上一有孰不兢惶四字謹恐懼一作惶恐一作恐陳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弟二表闕或以下為耆老等請復尊號弟三表補之非是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七三徑藏書

弟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竝皆發丹誠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一無皆字臣以其懇款自

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誠者歟心尚阻天意未從懇

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遣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

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而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老于江海所以能為百谷

王者以其善下之也詩江漢朝宗于海伏以陛下功參造化

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書

知三有宅心明竝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

知化此神之極也極一本道德純備禮樂興

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

也詩序故詩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

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甫禮司兵掌五

矛夷矛不試不用也左傳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相敵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七三徑藏書

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皓兔白

黎走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謠歌道路此

人之至誠也發力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

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

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

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

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為膏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一本無

一無
再字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

靈一作霍徒感切

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

時貞元十八年

盛

德光大玄化益被

一作盛德彌光大化益被

加以休徵咸

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

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

在於斯天不可違人不可弃臣等誠懇誠迫

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

九重之尊推崇饗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

何施唯有尊名用允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

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千祥應期百

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艸木之類咸能

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

云有奉況莖多滯穗畝有餘糧

詩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

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梁宋間坻

蟬犁鼠之場謂之坻詩曾孫之東如坻如京坻小丘也

阜財之謠歡呼

於道路

史記舜南風詩可

盡非人力皆是天

成神祇之望旣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

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
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
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先順門昧
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
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
之至謹奉表以聞

以奉弟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

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名許者捧對惶遽不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

批臣所請復尊號七字一作批

答臣等

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

以奉天爲心不以謙沖爲德以順人爲大不
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

讓之遺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

表昊穹之睠丕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

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

之臣所未識

嗷音拔○書無辜籲天注籲呼也

況臣等共被

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

食遺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
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
歡呼遍埜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
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
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哀
臣羸老之命情一作誠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
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一本作四

首○此表爲順宗而作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卽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位百寮請聽政子厚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季莫高於善繼上觀刻聖旁攷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苫泣血號慕無時苦詩廉切○苦艸也居喪以爲覆席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狗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

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弟二表

此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所載子厚弟二表也謂舊表乃林逢

李思回

請聽政弟三表今附篇末

之言無效朱蓋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已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塗猶以事奪

猶通也

伏以太行皇帝遣成鑄鼎仙等御龍萬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姓長號九有顛望

號平聲。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羣臣後宮陛下以

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

季息罔極尙輟乃雍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

絲之命

書王宅憂諒陰王祀宅居也詩永言季思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書高宗

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臣等嘗覽載籍麤知

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

所奉

諒音一作遺諒也成王將崩命名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漢文帝將崩

有遺諒以冷天

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

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
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

禮記禮從

室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遂血誠

俯親國政而陛下報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

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孝在於保安

社稷司牧烝黎功矜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

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

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念奪在疚之懷就臨

軒之制天下幸甚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附舊弟二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

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

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

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

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

聞大季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

不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

人所重

禮記賢者可使俯而就之不肯者可使企而及

知難繼也

君子不爲

禮記買道而
葬後難繼也

伏願少抑哀懷仰

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

前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

不悲戴

弟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

宸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

旒謂冕旒
辰謂斧辰

臣聞王者之季異於匹夫禮不相

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十四

三徑藏書

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歟

殷帝謂
高宗周

王謂武
王也

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

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息理危者求

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

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

苦啜泣庶歧闕然

詩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九廟之靈何

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

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

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此表順宗卽位之日
子厚代一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

嚴公弼山南西
道節度使震之

子貞元五年
年中弟

奉某月日敕書慰諭伏承陛下以

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

貞元二十年正月
癸巳德宗崩

丙申順
宗卽位

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忭

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

品物榮

解下
監切

是以五行法用木火夏其位十

業重允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

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籬出曜

桺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十五

三徑藏書

體乾繼統主鬯彰季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

功

左傳行日撫
軍守日監國

欽奉遺訓永保鴻業

奉一
作承 遏

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

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艸木

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

煦吁旬切嫗於遇
切。以氣日煦以

體日

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

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

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此乃憲宗卽位
改元之表也貞

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
皇太子為皇帝是為憲宗改元永貞
子厚是時為
禮部郎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冊皇帝改
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永貞二十一

年八月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滋流

已下遞降一等者

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
順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

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
辛丑誥改元永貞元年寶命方始聖曆用彰

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

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十六

三徑藏書

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

史記漢高
帝六年五

月丙午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
尊歸於父朕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

公發誨也今尊
太公曰太上皇正名紀曆表運行於萬方

一作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

濊音
穢

歡呼怵蹈

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大化踴躍

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宣令皇帝即位賀表

順宗

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
帝即憲宗也此表時子厚為禮部郎

作

臣等言伏奉今日順宗立嗣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

命陛下即皇帝位允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

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忭頓首頓首

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着在易

經大訓謂書洪範繼明以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

國于一作乎易大人動植品彙永賴昭蘇

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

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忭躍喜慶之

至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三徑藏書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子厚為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

宜册為皇太子改各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册命有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為太子改各純節憲

也宗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

首頓首臣聞尚書載以貞之文書一人元良

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不唯立愛

期在繼明期一作其書立愛惟親陛下奉

率前規敷揚盛典願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

之位

易守器者莫若長子承華太子官名

尊義方之教載錫嘉

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

樹一作豎。左。夔子。發之以義。方弗

納于邪離騷皇覽揆予于初度今肇錫余以嘉名此謂改名爲純也

以長而立

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

春秋傳立嫡以

長不以賢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社啓

祐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

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

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恒品

無任慶忭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此表爲禮部郎

官時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息

與萬方同其惠澤者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冊禮云畢感慶

交懷息與萬方同其惠澤繫因大辟降從流流已下減一等

盛典斯舉鴻

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忭躍臣某等誠喜誠

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

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

人彼賴典冊旣被慶澤載流旣廣慶而推恩

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

續增榮

詔云赦京城繫囚大辟降從流流已下減一等又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

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

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

之禮賜與有加

襄一作相。詔云古之所以殺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

之法於訓辭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附匪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

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風夜講習庶叶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講

旌李悌以

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

詔曰天下季子順孫先旌

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

太陽宣精

屏翳雲師也

用彰出震之休夏表重離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十九

三徑藏書

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

慶臣等謬參著定倍百恒情

著定位序也

無任歡

慶踊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卽位禮畢賀表

王京兆謂王權

也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為京兆尹憲宗卽位子厚為代作賀表

之獻

又有代作賀表凡六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

子有遺萬國由是承風

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伏以皇

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負扈而外朝夷

夏踐祚而統和天人

晨隱豈切。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注

負背也。晨戶牖間也。踐履也。

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

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

書武王渡孟津

白象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為易

魯史愧書雲之典

左傳信公

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食毛含齒歎忭無窮

毛食

者食土之毛也

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

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此表憲宗即位之明年改

元大赦子厚到永之初與刺史韋君作也子厚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人韋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攷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

年宏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需澤

斯降膏潤無遺

需普蓋切

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李理弘闡紀元

示布和之令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

肆眚見恤

人之心

書青災肆赦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正月肆大眚

曠然滌瑕得

以遷善換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

禮薄征緩

刑施舍以責

市無強價

價作估買也

勲勤是錄爵秩以

班寵寧閒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權
酷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旣行慶於官僚亦
推恩於天屬諸生喜覺塾之廣庶老加絮帛
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爰褒有
容尊賢之典惟新詩周頌有容謂二王之後爲容也載奉素
王宗予之遺斯在禮檀弓孔子曰天下孰能宗予綸言一降
庶歧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
遐遠親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感
恩忭舞屏營之至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七

三徑藏書

禮部賀冊大上皇后表

永貞元年八月順宗乃立其皇

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卽此也董氏冊太正德妃本紀不載子厚時尚在禮部郎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

皇后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宐令所司備

禮冊命者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

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宐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立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宐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宐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母儀有光坤道

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一

作也。禮記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

長秋皇后

名官 祿狹亦被於恩矣

祿音糧。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綵衣素沙。

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奉養見三朝之安

文王

之為庶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

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周旋有四星

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之輔 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末大 豈獨配乾

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七 三徑藏書

稱大助日為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季悌之

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踊

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

臣妾慶忭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

伏以太上皇后着虞嬪之至德

書釐降二女于嬀嬀嬪于

虞嬪 婦也 嗣周母之徽音 詩太姒嗣徽音徽美也 表率六宮

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

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

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豈

惟婦順期備陰禮用修

禮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

責婦順焉者也

足以播正始於王風致時雍於帝典

王一作國。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書黎民於變時雍

臣某等謬

塵榮位獲覩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恒品

百一作萬

賀皇太子踐

皇太子者憲宗也時子厚尚在南宮代藩臣所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廣陵王為皇太子

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

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

為牆高三仞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額曰天地長男之宮

溫文光三善之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

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

繼照協重籬之慶

易明兩作籬大人以

繼明照于四方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

欣載況其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懼忝之誠倍

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

嘉禾圖貞元中幽州節度使劉濟所進按

子厚於貞元十九年尚為監察御史及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此表

當時為御史時作

臣某言今日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

一軸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

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

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靈岳謂北岳也燕谷

用遂於生成鄉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不穀鄉子居之吹律而溫氣

至百穀生今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名爲黍谷

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

封禪書嘉穀六穗異畝恥書於周典唐叔得禾異畝同類獻諸天子

王命唐叔作歸禾嘉禾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三徑藏書

憲司獲覩休瑞無任忭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艸表子厚時為禮部員外郎作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劔南所進嘉

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艸示百寮者劔南謂劔南相

川節度使韋臯陝州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

邇偕至福應使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大和易首出庶

物保合天惟發祥地不愛寶詩濟哲惟商長發其祥嘉

禾擢質靈艸抽英獻于王庭唐叔慙同穎之

異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

漢書武帝紀
甘泉宮生芝

艸九莖連葉乃作芝
房之歌以薦郊廟

既呈蕤蕤之祥更覩煌

煌之秀

蕤蕤紀蕤力二切○詩
黍稷蕤蕤彼介彼止

豐年斯著聖

壽用彰飲和之人懼怖無極臣某等優游至

化披翫殊姿慶忭之誠倍百恒品

孫勳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子厚

爲藍田尉所作

臣某言今日月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

愔所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幷出陳許等州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二十五

三徑藏書

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

寮者

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節度使張
封建之子愔爲徐州刺史節度觀察留

後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
官說爲陳許等州觀察使惟天眷命是降百

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

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

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縣縣之慶

詩縣縣
瓜賦

異棠連質用彰燁燁之榮

榮一
作休況金風發祥

白兔來擾

擾馴也

告有秋之嘉應着成歲於神

功雜選紛綸如山斯委

選音
杏

入盡登於壽域

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踊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自此已下四表皆子厚貞元二十一年二月遷

禮部員外掌尚書牋表時作○李東陽曰讀唐宋表大都詞簡而意盡格

古而調高子厚此作尤傑然者

臣某言中使王自靈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

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

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

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七

三徑藏書

之和

按淮南子君政治則軒轅之次鼓為甘露故升聞照答云云

臣某誠

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均煦育之功敷

滂漉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特

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裊景轉炎

夏漢灑而未已

湛文滅切○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

椒蘭味兼飴醴

飴音怡

然則零其庭而着異紀

於年以標奇徒矜往辰孰並茲日

漢書揚雄云昔二帝

三王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有甘露零其庭也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於

是以紀其年 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卽延和之號所

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 按漢武帝作承露盤

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故此因甘露而日期聖壽也 事絕古今慶

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忭躍之誠倍

萬恒品 獻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

等表 一本下注京兆二字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

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三徑藏書

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

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

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

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

膚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

化非常敷彼青兗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

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

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夏

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 邊徼謂滄州也苑園謂定

禮池也

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
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秀靈氣
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
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
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之溥洽無任
慶忭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
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
二十八

三徑藏書

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
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
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式彰寇
服

金方西方也淮南子
乾鵲知來而不知往

用符歸化之兆克耀

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忭
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瓠
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

二寶同帶圖示百寮者

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為浙

東觀

寶祚維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

心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即位

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

馨上達神化旁行

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易神而化之使民室之

嘉

瓜發祥來自候服質惟同帶見車書之永均

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幽土

歌王業之難

詩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

五色稱珍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七二十九

三徑藏書

東陵詠嘉賓之會

漢卻平故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

朝日嘉賓

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

遭逢聖運親仰珍圖忭躍之誠倍百恒品無

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王京兆名權已見上賀皇帝即位表

注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

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懽蓮花圖一軸示百寮

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

人之同懽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

帝陛下遣協重華慶傳種德書重華協于帝

氏卑陶之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

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

擢秀連帶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

水宋玉風賦此獨大王之風也文帝煥開宮

治旁映給園給園謂給孤獨園靈貺應期天

龍獲聖寶曆筭盈於小劫神功永洽於大千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七三徑藏書

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

績事而增歡續或作繪無任忭跼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李東陽曰此表出入經傳而詞更瑤

喜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

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

違神必有據易天且不違而泥於人密雲與綸言繼發

時雨將天澤竝流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稽息彼未

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漉恩變化亦隨於
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

易時乘六龍以御天

聖

謨既宜遂洽漏泉之澤

漢書各丘壽王曰德澤上周天下漏泉

霽霽周布霏微四施

霽使感切霽音隊霽黑雲也

黍稷

盡成公私皆及

詩我雨公田遂及我私

埜夫鼓舞知帝

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

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

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柳河東集

卷第二十七
三十一

三徑藏書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
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

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怖頓首頓首皇帝陛下

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

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

失時出於宸衷將令貶貸

將一作特

睿謨潛運甘

雨遂周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

相如云匪惟雨之又

潤澤之匪惟偏之也
布濩之布濩布遍也
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

深

詩月難于畢
俾滂沱矣
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

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
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
雨宐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
分卦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
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
早曠之虞已積憂勤之慮歟靈受職蒼蔚且
躋於南山詩蒼今蔚今南山朝隲百穀仰榮滂霈遂沾
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三徑藏書
於東作左傳猶百穀之仰膏雨也庠謨朝降膏澤夕周知

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

於方社

社一作岳。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

殷帝虛美於桑林

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剪其髮割其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

豈若無災而早圖未

禱而先應化稔前聖遺貫重玄徧埜向歡傾

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

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有臣聞惟聖
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

液旋被後漢書班固傳習臣某誠歡誠賀頓

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

詩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盡力勤人功

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盡力勤人功

飭夏后禹甲宮室而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

風神化旁行滋區稼而滋澤穀也油雲四

合膏雨溥周詩芄芄黍苗農壤遂一於肥磽

滲漉盡霑於遐邇碗丘交切蒸黎詠德知必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七三徑藏書

自於聖心艸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

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

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一本或亦以作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

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

翔自成行矧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

者中謝○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鄉獲白
虎威鳳為寶晉灼曰威鳳鳳之有威

儀
者 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

豐年 左傳冬無愆 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

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

之舞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

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 仙雲覆水協從龍之

徵 易雲從龍風從虎 初泛灑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

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

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 周禮春官女巫職歲

早曠則舞雩 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七 三徑藏書

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唐柳河東集卷弟三十七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

大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

立也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悛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師道所管淄青登萊沂密鄆曹濮齊兗海十二州皆平詔天下繫囚宥罪

降從流流已下並放故為表云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

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霆既施必聞膏澤

中謝

伏惟陛下體乾剛以

運行協坤元之翕闢

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是以廣生焉

百靈受職六合從風

百靈百神也阻兵怙

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

甄居延切

○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恃也梟斷首倒懸也甄察也

激其效順特加

旌節之榮

是月以督為義戎軍節度使

寵以元功遂兼鼎

鉉之任

鉉胡犬切○謂田弘正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

者故有是命易鼎玉鉉鉉鼎耳也

戎行窮賞賚之重殛事極

褒卹之優

行戶郎切

劫脇之役盡除罔歛之名皆

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

種夏盈於種陸

種音童陸音陸。復其征徭謂復除徭役也。詩黍稷種陸。

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陸

巖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

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慙

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

一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

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

書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岱宗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今兗州既復故及之

漢典方行

講禮再榮於闕里

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宰祠孔

于淄青蓋魯國之地也故云

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

易保合大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八

三徑藏書

和 忭蹈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

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

孔融與魏武書

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

騰天鼓舞如聞九奏

之音

周禮鍾師注玉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駘夏四方賓來奏納夏

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入侍奏族夏容醉而出奏駘夏公出入奏驚夏是為九

奏 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遣以月日克

就梟戮者

此謂桂管觀察使牒也

帝德廣運

大禹謨全文

唐

命惟新

詩周維舊邦其命惟新

霾曠廓清

靈音理又莫拜切曠音霧

○詩終風且霾終風且曠霾雨土曠陰而風也

天地貞觀

易天地之道貞觀者

也 率土臣庶慶忭無涯

中謝

伏惟睿文聖武

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

沴徒典郎計二切俗作沴

○漢書五行傳凡六沴之作注氣之相傷謂之沴六沴六事之沴也

天降寶運

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蜀平蔡姝類稽顙

羣疑革心

夏謂夏綏銀節度使楊惠琳吳謂鎮海節度使李錡蜀謂西川節度

留後劉闢蔡謂淮西節度吳元濟也

唯此兇妖尙聞悖慢庭議

旣得廟謨必臧

謨一作謀

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震驚於靈嶽

靈嶽泰山

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

左傳昭公元年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二十九年十月鄆潰此謂師道初治鄆州城塹修守

備而其將劉悟乃與諸公卷旗末甲還入鄆州以求效順故也

齊地悉平無

俟耿陳之戰

漢光武初與時長安攻亂張步紀琅邪五年帝乃遣耿弇率劉

欽陳俊王將軍討之戰于臨淄步無大敗步乃斬蘇茂以降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之校餘

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卽青海二州之屬邑也

三兵永戢七德無虧

周禮司兵掌三兵之盾左傳武有七德

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

陋成康之俗

晏本更有伏以舜念克勤禹思受益無疆惟邛旣聞致理之方

靡不有初願獻持盈之誠六句 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

馬司

相如封禪書以登介丘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登泰山封禪也選南都賦望翠華之歲

輿注翠華車蓋也 沂水風生夏祀舞雩之詠 沂水屬

淄青十二州之一也 千歲之統實在於斯 司馬遷自序曰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 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忭

蹈之至倍萬恒情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裴

丞亦即行立也元和十四年二月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令

分師道所管十二州為三道於陵按 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眾寡校倉

庫虛實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 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

道此三道之所由分也 四 卷弟三十八 三徑藏書

柳河東集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

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蚍豕之穴忽為樂

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 左傳吳為封豕長蛇 荐食上國詩逝將去

汝適彼 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

樂郊 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

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 詩我疆我

山川備臨制之形遣途適征徭之便俾侯

旣定賜履以盛 詩俾侯于魯大啓爾宇左傳 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名康公

旣定賜履以盛 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名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曰：區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異青兗之封，爰從古制。據注：履所踐履之界。

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雅一作新。○左傳：信公二十八年，晉文公

分曹衛之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以昇宋人。

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董仲舒策：堯舜行德，則民仁壽。農事載

盛於禘，爰儒風重興於俎豆。禘，九豆切。一作柳連柳治穀具。

也。足使季札觀魯，夏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按注云：南籥以籥舞也。文王之

樂此言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山南徂齊，復正東方之賦。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詩：丞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式迨其歸。注：東方，齊也。益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已見上注。

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右

遺按：新舊史皆作左拾遺。未知孰是。竇羣，字丹，別京兆金城人，以處士

隱於毘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所為書數十篇，不名貞元十

六年十一月。夏卿為京兆尹，復言之。

十八年三月，名羣為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艸茅擢臣。

為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己未至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元十四年也。

臣某伏見今日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

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

心中謝臣伏以竇羣肥遜居貞苞蒙養正學

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易肥 遜無

不利又遜亨小利貞肥優也易臣項守藩服

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守藩服謂 庶

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書無曠庶 官曠廢也豈謂

天聽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

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忭林藪震驚詩 嗟

我懷人實彼周行周行列位也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息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八三徑藏書

於展效書 堊 無 遺賢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

息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

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揚雄傳贊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京師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名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德必有鄰聖代

式先於尊隗代一作政 史記燕昭王欲厚 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

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自

辱受命莫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

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爲樊左丞讓官表樊左丞武 作韋左丞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

丞寵命俯臨慙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竄

推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中謝○劄子渤海之東有無底

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遭潮波上下帝恐流

於西極乃命番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五山始峙而不動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

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書

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喉舌晉昇孔坦

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

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為尚書左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三徑藏書

丞溪為臺中之所蔽憚卒贈光祿勳謚曰簡諒後漢楊喬桓帝時為尚書後以黨錮坐獄賈彪等上疏曰尚書郎楊喬等文質彬彬建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饗登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於是帝意稍解臣實諛才謬登清貫謬蘇后切

小也禮記握蘭屈艸管紊朝經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

屈艸直於建禮門內懷剖竹頒條近貽人瘼

香握蘭穠秀於丹墀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以竹

瘼音莫○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以竹

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

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故云部竹又備歷

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訪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

謂為戶部尚書

銅印更操成儀不檢於三署

蔡質漢儀尚書

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次郎補闕

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此受一作受此非是竊

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瓌古回切。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必

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閒言

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

垂收紫渙俯矜丹誠紫渙一作紫緞非是。紫渙謂詔書也舊傳武

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童宗說曰今階州故武都山水皆赤為泥正紫色然泥

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愚臣保陳力之

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靦冒惶悚之極靦他

柳河東集卷弟三十八三徑藏書

典切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入別狀

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

部侍郎職如故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

居明主之要道居一本作舉況臣特受恩遇矜絕

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

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

明直方柔惠端信彊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
後來畧無其比敏一本臣自任度支副使以

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

王叔文為度支鹽鐵副

使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郎切本遣諒實國

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行戶伏望

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

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

之罰漢書武帝詔進賢受無任誠懇屏營之

至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

叔文本傳言叔文母疾匿喪不

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今當請急

左右竊語曰母友已腐方留此將何

為此表即為叔文請急者也按今月

十三日時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風發

動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憒驚惶憂若

不知所圖瘖一作暗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

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
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

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扇司夙夜兢兢

唯息答效至誠至懇天睠所知豈慮未效涓

塵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金從

而指其心日本欲與將軍共圖伯業者以開

塞重輕之務加焦勞憂灼之懷此謂為度支

也使雖欲徇公無由枉志况忠孝同道臣子之

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恐忘於顧復詩顧

我進退窮蹙昧灰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

冀微臣駑蹇再效一本無無任惶懼懇倒鳴

柝河東集卷弟三十八三徑藏書

咽之至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按史貞元

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畧使

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

以後黃承慶黃少度黃昌雍皆迭配

為患桂管觀察使裴元和中十四年詔

畧使陽旻爭欲攻討元和十四年詔

許之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蠻叛行

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日行立旻

竟無功其狀摺如此○王世貞曰子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

云者臣聞膚革旣平雖疥癬而必去國諱申

胥諫吳

王夫差口今玉非越是圖而齊魯
以為愛夫齊魯警諸疾疥癬也
豺狼已斃

在狐鼠而宐除
漢書孫寶傳侯文曰臣某
中

謝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遣皇帝陛下

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

爾腥膻尙聞凌暴
珍音靈旗斜指
漢武帝為

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
一三星為泰一鋒各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

奉以指
漢武帝二年銅獸俯臨
初與郡國為

所伐國
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

喜永清之路
書永清微臣忝司戎律親劾顏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八三徑藏書

行
行戶郎切漢嚴助傳如使破人蒙灰微

行
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注顏行猶鴈行在前

行
行故曰躡伏波之舊規遺伏波將軍馬援擊

交趾賊
乘下瀨之故事瀨東甌有伏波樓船

下瀨
德出桂陽下瀨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注

甲
陽蒼梧皆隸嶺南所謂黃賊正為患於嶺南

耳
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詩或燕燕居息

不宿於家息奮身於原塹
曲禮凡為君使者摩壘陷堅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曰吾聞

也 蕩清海隅 永息邊徼 微居又切 竊以材非充國

敢自贊於無踰 漢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祁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 志慕孟公庶追蹤

於不伐 論語注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賊不自伐其功故獨殿後也 謬

承重委寤寐競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畧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

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八 三徑藏書

倫 蠱事也易幹父之蠱 今黃賊尙據荒陬大巢未覆儻

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 稜

鳩切。氛稜妖氣也 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管桂觀察崔詠

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為嶺南節度使利不為臨桂而長慶初則公已

矣矣當是崔詠無疑

臣歷刺三州 詠累遷鄧州刺史 連總二府 舊史德宗元和五年

以鄧州刺史崔詠為邕管經畧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邕管移桂管 外任逾紀

入覲無階就日望雲竟飛心注伏惟膺聖文

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

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

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

之敬傳曰朝不廢夕天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

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孔曰天

子以伯舅臺走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小自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詩傳彼雲漢是以前在朗寧封章累上朗寧

也昭回于天及移臨桂星紀屢周臨桂桂州也下卷有

理戎典郡十有四年頃在邕州累陳誠恐懇

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即謂此也蓋自入

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為再周矣十一徵衷

年方以裴行立代詠為桂管觀察使

尚隔於戴盆司馬遷書僕以為積望徒懸於

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東葵藿之誠

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

情上達終冀不誣書民之所欲敢躡宸嚴罄

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厠蹈舞於

羣僚備班行於馘地足勳中禁目覩大明俾

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實又

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國實謂諸侯事見

周禮秋官易晉康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八

三徑藏書

侯用錫馬蕃庶一覲龍顏萬歲為足無任懇

追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公綽字祖之京兆華原人有傳憲宗

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克湖南觀察

故表

二云

肅恭休命晨夜勩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

月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

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宦不期

達

貞元元年四月公綽再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值某皇帝

膺聖文試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十四

三徑藏書

帝

文明撫運大闡玄猷

書游哲文明

搜采芻材幸

忝甄錄

延切

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

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

能謬忝澄清之寄

公綽先為西川節度判官台為吏部郎中踰月拜御

史中丞今又兼中丞為觀察故云後漢范滂傳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將

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

視俗而為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

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李愬隴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

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
檢校尚書右僕射為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使子厚時在郴州然襄州
與嶺表遠絕而謝上表又非能遲之
月日者恐非子厚所
作始存之以俟攷

捧對絲綸慙悸無地拜命競悚不知所裁

禮記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臣凡賤瑣材智畧無取幸賴先臣

緒業累忝國恩想即西平王晟之子晟有大功於唐天澤曲流

遂司節制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宮苑開

刺史充隋唐寄深分閭任重專征顧無將領

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為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十五三徑藏書

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息竭忠

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

謨豈敢叨天以為己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

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

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獨猷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
才非器能謬膺任進雖竭盡駑劣力效忠勤

莫寡愆尤敢望宦達某宗皇帝

指德宗

不以臣

儒術淺薄祗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

皇帝

指順宗

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

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陛下

指憲

宗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謫室

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

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

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恤無

任云云

柳河東集

卷弟三十八

三徑藏書

為劉同州謝上表

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

臣某

史劉公濟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登卽此人邪

其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

州防禦營田長春官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

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

授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

惟懦之質無區處之能

惟音臣懦奴臥切惟懦弱也

託跡

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

將之對

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曰吾居代將吾尚食監高社數為我

言黼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嘗懼叨冒清刻蕪穢聖朝豈意天

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周禮春官

一命受職再命受賜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顏延之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

臣庸瓊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

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漢世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馮翊

即同州郡名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守

相出入由之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同州刺史領之仰徵甲令俯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三徑藏書

窺圖記跼踖無地以競以惶跼踖足切○跼踖謂踈踈不伸

也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夙夜

祇勤刻一作列運一作異上奉雍熙旁溢愷悌以日繫

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

就日喜近帝鄉史記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後漢

書南陽帝鄉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堯時有擊壤謠

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穆宗時行立移鎮此在子厚卒後此

表為他人所作無疑今刪去

代韋永州謝上表

子厚謫永州作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

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
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
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
序及墓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至被
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
月刺史即此所謂韋永州也表云曠
牧守於再秋正言簡
以罪去後無其人耳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

日到朔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

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

深兢惕

史記駒衍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神赤皆美言也不謂聖

恩推擇濫駕朱輪

漢志中二千石二千
石皆皂蓋朱兩轎祿秩

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盛典襦袴之

謠

東觀漢記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
邑宇偏側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掩燒

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劍前令但嚴使儲水百
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

笈無襦
今又袴

況此朔地極三湘俗叅百越左衽居

椎髻之半

椎傳追切。陸賈使南越南越王
尉佗懸結箕踞見賈懸即椎結即

髻古字
通用耳

可墜乃石田之餘

左傳哀公十一年
子胥曰得志於齊

猶石田無
所用之

曠牧守於再秋彌驕曠俗獷古
猛切代

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重平分災本出於一

時積弊遂逾於十稔左傳凡侯伯披患撫安

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

寡董仲舒策法出而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

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

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

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諸本表首云伏奉三

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三徑藏書

乙酉除命而長曆乙酉爲十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刻御

史貞元十九年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

司憲宗卽位時百寮稱賀皆臣舛奏臣以不

慎交友旋及禍譴譴許容切聖恩弘貸諱在

善地累戛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

闕親受朝命賅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

分憂之寄銘心鑠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諒

條盡竭鴛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

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

貞元中代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

中謝

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

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襦袂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

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

懇留館尋假職各意欲厚臣非臣所願

頔徒

歷切。貞元十四年九月以于頔為襄陽節度使

伏惟陛下兪被之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

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尙延

於愚貌

貌莫角

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復

效於奔馳枯朽夏同於華秀

中謝

臣聞潢汚

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

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

潢汗小水也左傳潢汗行潦之水

況

臣管因左官一紀于外

漢書諸侯王表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

官之律漢因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降秩為左遷任請候為左官

子牟馳

心於魏闕汲黯積息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

斯戀

莊子中山公子牟日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象魏觀闕人君門也漢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

之願也

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

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心雖同犬馬而分

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往蹇

易往蹇來譽往蹇來反言往則

週難來則得譽且得位也

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

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垂志願猶

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鄙貧下除人瘼

瘼音莫

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慌欣之至

慌音

柳河東集

卷第二十八

三徑藏書

慌○博雅慌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

此表當是

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誤錄于

此今刪去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朝犀

賈諝傳日中必篋操刀必割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焯其鋒破砥鍊其鏘水斷蛟龍陸朝犀革王

繁刀鋒陸朝犀兕水截鯨鯢落筆不休寧慙

倚馬

選注傳殺字武仲為文下筆不休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從行時被責免會艸

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殊可觀李白與韓荆州書請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
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

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薦
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鄭綱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

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
求理細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
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
制置網謙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為嶺
南節度觀察
使廣州刺史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綽不知所圖

綽音

柳河東集

卷第二十八

三徑藏書

如綸其出如綽 臣中謝 臣聞蕭曹佐漢六合

為家真望匡周萬方同軌臣幸以芻賤累忝

殊榮天德荐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叨聖增

日月之允俾兇渠勦絕人用康寧

勦子小切書天用

勦絕

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

使一作役

伐檀典

其命 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

負乘拾譏

易負

且乘致寇至負也若小人之事也乘也若君
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

常懷覆餗之虞

餗音速易鼎折足

敢望奪

征之寄

元和四年二月網罷為大
子賓客五年二月除嶺南 獻俘未遠

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云

為楊湖南謝設表

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

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宴羣臣于馬臻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

韻賜之被設豈亦此時邪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

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

躬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

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

詩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知無肉食之謀

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三徑藏書

曹劇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以憂以

何聞焉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

兼陳

陸海即水陸也

飴醴皆設

飴音怡一作酒。說文飴米蘖煎也醴酒

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

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

恩欣躍之至

武元衡貞元二年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武元衡貞元二年遷御史中丞

承子

厚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中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云云

吳楚育

六卷

武元衡貞元二年

臣某言中夜某乙至奉宜聖旨賜臣櫻桃若

千者天睠特深時珍荐降寵驚里巷愚溢圓

方圓方謂粗豆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

桃之羞時令倂貴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況

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九霄集繁星而

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

也也盪背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皆疾智才

請二切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詩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豈圖

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顧以小人之心屬

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八三徑藏書

厭而無任云云代

謝賜時服表代臣謝臣久忝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遑啓處臣謝臣久忝

朝行歷職無效行切在萬星紀偷榮歲時不

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艱難

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東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聞弇為步

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副將陳俊謂弇曰劇盜兵盛且可開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伏以陛下恢天

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藝典俾同冕紱重

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

易夕惕若厲无咎

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晝行

史記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 內省疲驚將何答效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子厚在柳州代人作

綸言曲臨寵服若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并臣

中謝

臣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

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

衣

爾雅夏為朱明

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

龜齊壽馳心向闕踟影望天

躡渠足切

慙分五嶺

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八 二十五

三徑藏書

之憂莫副九重之詔

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旌陽揭陽是為五

嶺五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

臣無任

云云 非未悉恩 勳則 恩尚 未肥 容 稍 瞻 禮 賜

物 贈 恩 賜 典 衣 襪 於 禮 部 廣 德 侯 大 興 榮 重

益 旨 曲 臨 寵 服 若 至 跪 捧 殊 錫 慶 躍 交 并 臣

未 息 曠 觀 崇 華 舞 帛 交 舞 表 千 異 曲 贈

內 省 疲 驚 將 何 答 效

縉 綸 而 為 衣 服 固 可 晝 行

不 歸 故 鄉 如 衣 繡

唐 柳 河 東 集 卷 第 三 十 八 終

史 記 項 羽 曰 富 貴 不 歸 故 鄉 如 衣 繡

